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江家藏集卷二十二至二十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龔驂文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王永榮

欽定四庫全書

東江家藏集卷二十二 中集十八

明 顧清 撰

北游稿

雜著二十首

道德文章不可出于二論

愚讀書觀三代之盛與漢唐而下之人才未嘗不感世道之變也何也三代而上道德之與文章出于一而漢

唐而下者出于二也方其出於一也雖閭巷之微女婦之賤而其歌謠諷詠莫不皆有先王之遺風及其出于二也則雖宗工鉅儒卓然名世者亦皆狃於詞章而不知其本此古今世道升降之大端不可以不察者也何謂道德人之所共由我之所心得若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倫是也何謂文章得之於吾心宣之於吾口書之竹帛以垂示於無窮若易書詩禮春秋之類是也古之聖賢於前數者知之明行之至如目視而耳聽如

手持而足行充满而盈溢發越而光輝然後從而書之凡簡策之所形皆心得之真味如影之於形如響之於聲從之則治安違之則喪亂所謂布帛之文菽粟之味天地間不可一日而無之者也若乃後之所謂道德文章者吾惑焉蓋其視道德也曰此聖賢所以垂世而立教者也其視文章也曰此吾所以華國而潤身者也離之為二事析之為二物而不知其本之不然也然方其為文章也未嘗不言道德矣顧為文章而及道德非以

道德而發之文章也嗚呼此所謂二也此所謂漢唐而下之人才也抑不思有道德而後有文章譬枝葉之於本根也為文章而不本於道德是剪采以為花形色雖似而精神生意索然矣嗚呼是豈可哉吾觀歐陽子得韓文於壞爛之餘刻意追復以振起五代之頹風亦不可謂無功於世道者而於道德則未聞考亭斯言雖若譏之而實以惜之也賢如歐陽文如歐陽而非道德則不免於譏議故君子不貴於空言

體用一源論

知象之不離乎理而後爲知易矣易有理焉有象焉理則太極是也象則兩而四四而八因而重之以極於無窮者是也象則所謂用也理則所謂體也伊川序易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夫體與用若何而見其源之一哉蓋嘗論之天地之定位山澤之通氣雷風水火之相摶而不相射截然而貴賤分判然而剛柔別紛然而吉凶生交互往來而變化見神明之德於此乎通萬物之情

於此乎類盛德大業於此乎成是天下之至著也若其理則杳乎其無形冥乎其無聲是天下之至微也體若是其微也用若是其著也而何以見其源之一哉嘗因是而求之易之為易有太極則有兩儀有兩儀則有四象有四象則有八卦八成則十六者具矣十六成則三十二而六十四者具矣六十四成則三百八十四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者具矣分而觀之雖若多寡次第之不同而其實則一時而俱有非今日太極而明日生兩儀

後日生四象又明日而為六十四三百八十四之類也又非有兩儀四象八卦之類之後而太極者不行乎其中也嗚呼此所謂一源也故以造化言則維天之命其體也噓而為春夏吸而為秋冬風霆之流行庶物之露生糟粕煨燼冒有一而離於命乎以人事言則人之一心其體也仁之為惻隱義之為羞惡禮之辭讓智之是非蘊之身為德行施於外為事業萬化萬事曾有一而離於心乎蓋其用之著也本其體之微者為之也不雜

乎體而未始離乎體也其體之微也乃其所以為夫用之著者也不離乎用而未始離乎用也嗚呼此所謂一源也此所謂易之要也此要不傳而天下之紛紛久矣離象數而談玄虛如王弼之徒則不知體之該夫用遺理學而專象數如焦贛之徒則不知用之本於體不有程子孰以是而開我後人乎雖然求入室者先升堂欲知天者始人事論易而至於體用一源亦微矣是豈可以易言哉善乎延平先生之言曰學者須窮六十四卦

之旨各有歸宿而後可以及此此又學程氏者所當知也

平苗露布

鬼方猾夏商宗躬奮武以徂征獫狁侵疆周典有耀兵而獻捷掃積年之逋寇伸萬里之明威宜爾露章昭我天憲惟此三危之脊素穴五嶺之區在唐虞之世猶鼠竄而勤兵歷秦漢以來屢鴟張而作難及祖宗之受命合天地以為家南北西東悉為臣妾華夏蠻貊罔不率

從陛下躬上聖之資振中興之業臯夔稷契之佐謨謀於廟堂方召英衛之流布列於疆圉威烈如炎火勢重若山嶽觸之者碎嬰之者焦而乃肆其桀驁負其險阻謂豯𤞑足以絶翰飛之卒謂弓矛足以當雷電之威稔惡既盈凡民共憤陛下廓乾坤之量猶務包荒而遠人罹荼毒之灾是當必救出偏師於湘漢示薄伐于蛋猺褊福孔昭昏冥罔悟乃九月二十一日羣帥合謀連營直進𤺟癘莫避巢穴是求窮山之獸勢莫奮於爪牙沸

畀之魚命知盡于晷刻莫不駢頸受戮束手就擒徒黨逬駭於山林身首橫分於草野即目都勻等處豺狼屏迹煙塵廓清舟車四通川陸無壅三旬之旅不旋旆而收功六月之師即陳兵而奏凱臣等仰遵成筭幸免瘝官挽天河而洗甲兵示茲弗服碑衡山而紀功烈永耀無窮臣等無任歡忭踴躍之至

潤菴說贈嚴以德別

予既以潤菴號吾以德因酌酒以賀之潤菴起酢予曰

聞古之人名若字必有說所以昭義訓也子幸加我以美稱而無說歸而有問焉索言之則近夸約言之則義不達子且何以處我予曰然子欲言潤之義乎夫潤水之性也水流下而潤故製字從水而閏聲而凡言滋澤之義者假焉書曰水潤下易曰潤之以風雨此正言也大學曰德潤身此借言也君之名從王而字曰以德則吾號君而取於潤也其得無說乎且君亦知德之潤與水之潤其有自而然乎水之源出於山其始或涓滴不

止而勺合焉斗斛焉又不已而溪澗焉江河焉以遂入于海天下之物資焉而水之潤極矣維德亦然根源於天命而全具於吾心其端也微而難測其機也危而易差必養之於事親敬長之間察之於應事接物之際言必信焉行必敬焉無一毫非禮以累於吾心俯仰於兩間而中無愧怍周旋於萬變而動無不宜而德之潤極矣求水之潤存乎山求德之潤存吾心君方懋厥德以修其身譬則引泉于山其出也源源勢不趨於海不止

也則其充乎中而澤乎外雖君不言而人有弗見者乎而況予既已言之則人之拭目而觀者將不止求其説而已也於是君舍爵而拜請遂書以為别

定軒説

予初入京一歲中九徙居而猶未定嘗暮歸見寒鴉盈樹感而賦詩今八年又三徙而此室始號為吾有若可以久住而不遷者而未知其能幾時安也移居之夕月色如晝用前韻復賦一首憑闌歌之俯仰慨然蓋前日

之未定固栖栖而不寧既定矣又未必果帖然而無事古之人所以進德修業日有孳孳而不溺於居室之安也因題其室曰定軒錄二詩於壁而著其所以如此夫未定所以有定而定又將有不定者生焉則今日之安居未必果異他日之栖栖也嗚呼焉得安土樂天之君子而從之處哉庚申七月十八日秉燭書

約齋說

新安程道隆築室於富溪里第以為燕休之所名之曰

約齋其子琰容松上贄予以二詩乞一言表名齋之義
按約之字從糸而勺聲說文謂纏束也其借以對豐言
則謂之儉約對博言則謂之簡約對侈肆言則謂之謙
約雖為用不同要皆有斂束近裏之意焉凡事斂束而
近裏則何往而不善也是故以之修身則寡過以之為
學則近實以之處事則要而詳以之治生理財則有節
而不匱約之為義大矣哉吾未識道隆而聞其為人謹
飭謙虛喜讀書而敦古道琰好學有文而性復類焉家

庭唯諾之間必有得於是而非子之所能知者矣則夫高齋巨榜動目警心其為學其修身其治生理財而處事豈容有一之愧於中哉聖賢之學求無愧於心而已紫陽夫子之敬齋陳壽翁之定守熊去非之勿軒皆是物也道隆之名齋將著其所得乎則吾願學焉其未及則為得而不勉乃為著其說授諸琰以歸之夫翕則有張斂則有發吾於是又以卜程氏之將大也道隆名穆宗友梅先生之子梁將軍忠壯公之裔云

壽說

錦衣都閫白君崇之之子詔將壽其二親而問其說於予予謂之曰子欲壽子之親乎斯固子之志也子之志予安能知之而安能言之雖然子之所以壽其親者吾誠不能知也若夫人之所以壽與夫人所以為人壽者則嘗聞之矣吾且誦而子擇焉夫壽五福之一也箕疇之序明矣富與康寧皆壽之所享而考終命則其成焉其曰攸好德者又諸福之所從而壽之本也道家者流

以人之壽屬之三元而謂其各有定數則異於吾儒矣至其所以得之則歸之真氣之不耗起居之有常飲食之有節而其禁防節戒謹謀慮而息愛憎固養性修身之事也善言壽者莫過於詩人其詞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又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語無期而必先之以邦之基語無疆而必先之以邦之光且皆歸之樂只之君子則詩人之旨其又可思矣子家康敏公以長才碩望通顯于時完

榮全歸爲國壽俊諸子若孫繼武青雲紛綸未已而子之尊人又早以武功奮致位二品横犀紆朱列在雄要伉儷偕老並享榮華此豈偶然之故哉思其不偶然而求其所以然則必有合於前之云者矣則所望於而翁者又寧有窮哉農夫之佃也深耕而易耨之且壅培之故其獲也豈已獲矣而厚蓄其力又善耕焉故久而益盛詩書經也農與道家諸子也合是數説其足以助子之稱觴乎吾聞錦衣君闓爽而練達通事變而識古今

聞予之言其將喜而為子醻也

雜說

牧羊于郊豢豕于圈非愛之也須其肥而共食之也無因之餽其欲羊豕我歟逢蛇而奔遇虎而伏非敬之也知其惡而謹避之也不情之禮其將蛇虎我歟有持梃而逐其兄者或逆而叱之或從而加力焉彼深德其從已者而怒其叱者閭胥縛而寘之獄覆其名于刑書而從之者方笑于市也

生而短者惡人之軋己也徙宅而避之三徙而之僬國焉自視魁然巨靈也樂而居之終身不返嗚呼彼固真為巨靈也哉

女蘿附木而生望之蔚然或者謂木之梗而弗紓也伐之蘿亦以為快也木仆而蘿斃然後乃悔

狐紿虎而前行百獸從之久而忘其紿以為獸之真己畏也謝虎而獨進狼猝而食之無餘

胡亥任趙高而居望夷人不得見其面而閻樂乃殺其

身楊廣任守文述而作迷樓人不得知其處而化及縊之江渚不拒諫則不能殺身人心附也不縱慾則不能亡國神志清也

孔子曰桓魋其如予何王莽亦曰漢兵其如予何其言似而人非也諸葛亮以白羽扇指揮三軍王昭遠以鐵如意其事似而人非也故君子務實小人務名

衡不能變物之輕重鑑不能改物之姸蚩本輕而自以為重者愚也本姸而強以為蚩者亦愚也

蛆滅没于溷中過者為掩目焉彼固其所樂也出即亢矣責貪夫以徇利迂哉

狸畏虎而欲假其威也日求肉以進之虎說之而虞其狎也食已則時吼以示不足狸恐奔走於道途所得皆虎之食也久而力盡不能致肉虎怒而搏之骨肉狼藉矣

半閒居士傳

居士江西宜春人家世習武官南京公生於南京長歷

涉四方至荊州樂新城風景因家焉既老歸南京就子養來北京子分務山東今將往臨清居士幼警敏九歲入鄉校羽林知事吳君一見異之期以文士及冠從鄉先生葛士章胡壯山安成李志道諸公游為歌詩輒驚人祭酒劉公益學士海南丘公修撰一峯羅公檢討白沙陳公定山莊公皆與為布衣交重然諾尚意氣朋游有急揮金付之如土苴以是聲稱藉甚江湖間至相語曰過金陵不識龍克溫是徒行也其為時流所重如此

嘗游播州宣慰楊公待以上客公為條修政治民十二事客淮陽上巡撫吴公琛救荒便民八事過揚州見巡撫高公論息盜行鹽八事皆見諸施行平生所至若湘之黄陵廟荆之仲宣樓潯之浯溪越之曹娥祠杭之鄂王墓沛之歌風臺忠賢義節遺迹之所在題詠殆徧其在新城築室海山作東臯書院西巖草亭鑿流種樹有終焉之志及東還棄去不少靳其曠達皆此類也居家孝友兄瑛病瘵疾衆懼弗敢近公親視湯藥日夕不離

側兄亡事丘嫂如母撫孤兄子如子為買田築室居之外兄弟依公居拓産殖業皆出公及壯與均取不較人尤難之五子皆教以讀書次霓登進士為工部主事即公務山東者公今年七十有一閒居手不釋卷興至輒為詩清麗雄偉不減少壯云

太史氏曰居士之迹奇矣予讀其自叙計所履歷有太史遷所未嘗及者其間扶老撫幼與衰持危蓋跆而奮者屢矣然終不以事物勝讀書談道沛然若無事人茲

其所謂半間者歟至所與楊吳諸公書精詣練達與山林之士大言無實者遠矣丹穴鳳凰羽風林虎豹章主事君之穎脫倫類有以哉

張節婦傳

節婦姓趙氏京師人錦衣衛指揮僉事讓之女幼有志操讓奇而愛之曰是當為名家婦吾輭門無足予者太子少保華亭張公鎣時為都御史為子昱聘之歸有日矣會公以憂去昱亦病卒公書報讓令更嫁女女艴然

曰我聘於張即張氏婦也又誰嫁且夫死將不有其家乎取粧具悉焚之誓以必死讓懼而聽之及公還朝請以婦禮見遂留不去居止常依姑姑衛夫人深禮之女亦盡其孝敬常一日夫人得危疾女奉湯藥退而涕泣謂侍者曰吾所以生以有姑在也姑死吾亦逝矣吾奩笥所有爾悉以與吾共事者且密召其姊訣姑聞而大驚因慟哭出瘵數升疾遂愈方是時女名聲藉藉公卿間爭欲委幣者且謂女未嘗事昱非再醮也少保公以為

然然弗能奪也於是以昱兄杲子岦爲之子以成其志葢自是無敢言媒妁事者而女始爲久存計矣後數年公掌鑰留都女隨姑還松江去家益遠親昆弟族黨無在目前者歲時伏臘形煢煢然公夫人及杲相繼歿家事益落衆意其意悔而執節愈堅屏居一室中服女事以供朝夕撫岦而教之以奉昱祀葢三十年如一日無少瑕疵者弘治中郡守劉君琬上其事詔下旌其門時女年五十有三歲矣吴下人皆歌詠之

論曰古稱節婦皆嫁而寡能守不貳志者若未嫁則無所為守也未嫁而守節吾於國朝得二人焉其一為故都督河間董寘女其二則今趙氏董許嫁冠都御史深次子閘卧不食死其家故旌為貞女趙嘗事少保及夫人又已立後故稱號有不同者要之中實有所見不易於死生盛衰一也予以此兩人節既類又皆世臣女於國有光不特重其家而已故因撰趙氏事并論著之備執筆者採焉

鄒智卿傳

智卿名愚姓鄒氏常之無錫人少有志操十五如成人父靜修君使督治別業指畫經理井井有條緒二十掌鄉賦賦入而民不擾邑里稱之母病視湯藥不解衣者三月居喪斷肉久瘦至骨立靜修使之食且責以大義乃始食其喪靜修亦然自奉殊淡薄而養其親特厚葺亭臺蒔花藥延攬名勝凡可以悅其心廣其名譽者無弗力其御家肅而有恩食指僅五千衣食指使若一無

弗厭服者靜修君無恙時以餘貲賜諸子謂君長且勞
使倍於仲季曰他日析産亦如之靜修歿或請如治命
君弗忍卒均分之母族中微餽遺無虚月從母死無以
為斂亦厚賻之代族人償官鏹僅千緡未嘗言貸鄉人
米若錢其取息廉甚歲歉必減祖父歿之年大減合祖
息米至萬斛曰此先人志也吏部王文肅學士吴文定
宫尹陸冶齋咸器重君與之游因題其所居齋曰延益
近復闢後圃作堂其中顔之以後樂曰吾勤吾生久矣

賴先人之餘休家事頗治將於是以終吾身其無慕於外又如此

東江子曰宋道鄉鄒公以直言顯紹聖元符間中罹竄逐卒不至大用人謂天道之無知也今四百年而其子孫碩大光顯聞於東南桂堂栢軒繼以靜修而其子又有若智卿者天之衍鄒氏而大其傳也果未厭哉兩漢取人尤重孝弟力田及敦樸有行義者如智卿使推而納之有位俾行其所以施於家者夫豈後於古人而卒

未有聞也故吾著其實以俟求滄海之遺珠者

偶軒黄先生傳

先生諱乾亨字汝亨一字汝亨姓黄氏其先原闕人有諱元方者避晉永嘉亂入閩居福唐之黄巷唐散騎常侍華始遷莆田自是為莆田人曾祖壽生永樂中翰林檢討祖子嘉知保定束鹿縣父深終監察御史黄氏自入閩傳千三百年或仕或隱代有聞人而至是始益大先生生六歲而孤性敏甚及長好學善屬文出語輒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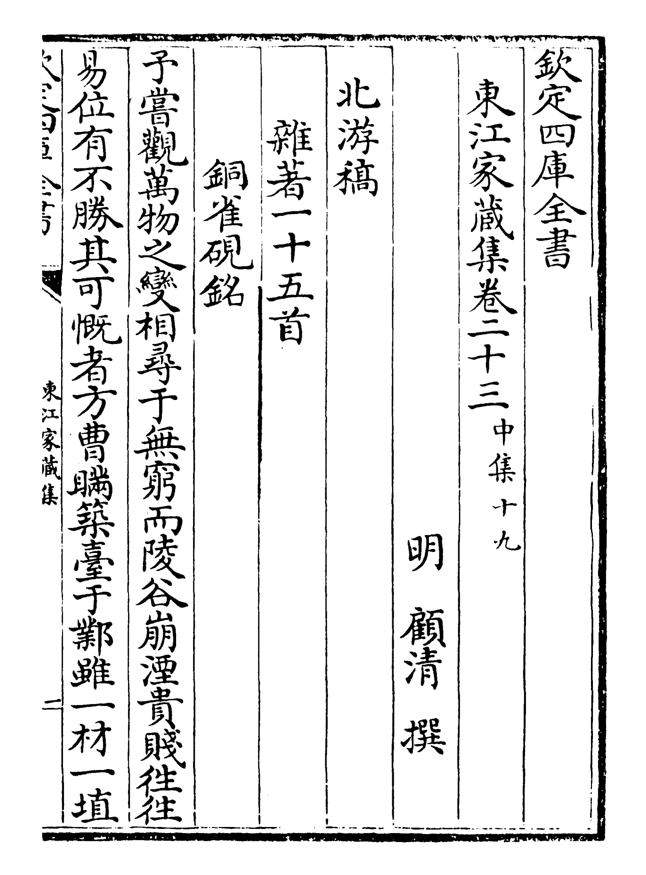
其老長成化甲午以第一人貢禮部明年擢進士𢇁特自持不苟有附麗奉檄安置降番於嶺南郡邑禮遺咨不受南人敬之丁祖父憂服闋念毋老遣迴久之留妻子于家從蠃僮走闕下乞南都便養有沮之者授行人司行人副給事中林榮使滿剌加國滿剌在嶺海西南萬里外故事使臣得招商賈募習海事者以行有分堵常例銀度千兩先生却不受或以為正副不宜異同乃留其半于官俾修靈女祠布政使彭公鳳儀謂修祠

守臣事不當煩使臣乃密遣以為其母夫人壽先生迄不知也癸卯正月發舟六日至羊嶼颶風作舟薄于石壞與衆溺焉初先生以風未作時覔還省母黷利者競叢貨于舟至是力弗任故壞從弟乾剛侍行方舟壞時漂且登矣視先生急不忍去遂同溺焉時先生年三十二有善水者得脱走安南以告事聞贈從仕郎行人司司副遣官諭祭録其長子如金為國子生如金鄉舉亦第一登進士為翰林庶吉士拜監察御史提督南畿學政

以文行稱

史官曰談先生事者昔多異論焉讀偶軒録知禂端所起明甚而在當時已有枉其事者然則異論固有自來而先生心事皎然如氷玉者自若也不然御史縱爲親彭林諸公豈私其所好者乾剛可生而不忍子甚惜而悲之因附著云

東江家藏集卷二十二



東江家藏集卷二十三 中集十九

明 顧清 撰

北游稿

雜著一十五首

銅雀硯銘

予嘗觀萬物之變相尋于無窮而陵谷崩湮貴賤往往易位有不勝其可慨者方曹瞞築臺于鄴雖一材一埴

殫賫力以為之其意固欲傳之無窮歿不再傳而鞠為草莽其事載史冊三尺之童苟知名義者皆賤惡之至僊臺之瓦飄落於風雷野火之餘者或取以為硯士大夫乃反貴之若商彝周鼎然由乎今以觀其始庸詎知其至此哉蓋其廢之速也固以操之虐而其物之精則自足以傳後而可珍亦若斯碑和璽無掩於嬴秦之虐也雖然其物精其弊乎民也亦多矣故為銘其額以示後之得是硯而用之者銘曰

貴而戹岐陽之石顯而沈泗水之金斯硯之珍以其物
不以其人

窄軒銘

士參三才以德非居俯仰無愧靈扃晏如圭竇蓽門天
寬地舒有歎於中惟恐人覺彼雖不言我恒悚懼廣厦
洞房伏鼠屈蠖君窄其軒匪窄其心簾几屏牀可書可
琴息偃自足何必高深王公大人相府渠渠君豈弗堪
分則有拘君身在朝君志在野汗漫空同無不可者如

鴻與泥寧久斯下太史作銘請誌軒楹居也勿欺出而慎行業廣德崇茲焉永徵

舒軒銘

宋竹洲先生之裔孫有曰信字廷孚者以舒軒自號都水郎中李君彥夫既為之記矣廷孚復介其鄉人程君永祺徵予言夫舒者伸也亦曰散也有任適不拘之意焉廷孚家萬山中有以自樂無求于人斯其所謂舒者然吾以為天下之理嚴而後有泰節而後有和君之能

自樂而無求必有其道而未易以言也為之銘以諗之

銘曰

彼荒而怠我守弗懈或棘而趨我行其徐不懈而徐是謂執禮久而弗渝目視足履心泰而寧身安而舒是曰成德惟聖之徒竹洲之孫宅是商山有翼燕居舒軒是顏惟節乃和惟嚴斯泰樂而無求曰有本在太史作銘志彼軒楹舒哉舒哉其德之成

寶善堂銘

惟昔我祖宗積德行義承慶于天以祐我後人使粗識禮義竊禄于朝先君嘗擬作堂名曰寶善未就而歿小子遵承先志幸遂落成敬勒斯銘垂示永世銘曰

我祖爲善如農力耕小子不佞會逢其登聞道緒餘荷國寵榮匪慶之餘曷云爾能新堂既成華扁在楹出此金玉貽爾雲仍其本則孝其歸則誠永寶弗墜我後其興

過半松像賛

形之厖德之充年幾耋貌則童委軒裳於天上卧煙雨於江東識公晩者以為香山之白傅而見之早者則曰漢代之于公此夫秋官屬大夫洪都副廉訪生禾興老華亭士稱之為一齋先生而又曰半松翁者邪

任參政進士巾服像賛

此先生大廷登對後待曉五鳳樓聽臚唱時邪將南宮燕罷奉謝表上赤墀時邪抑長安看花遍舍菜先師趨大成門時邪槐簡莣袍冠帶凝如其中若深思者盖不

以一第自矜而已慨然有天命之畏人窮之悲矣噫此令終之保所以特受夫先達之知而高文大節至今為後學之師也邪

此像流落于裝潢師郁氏幾二十年先生之孫𥨊貞得之以示清敬為之賛先生初登第與同年謁鄉先輩陳公景祺公異之客去書齋門之背曰吾鄉進士五人克保令終者任某一人而已後先生完節而歸果如公言

楊普能像贊

都圻繁會紛華是矜何以歐之曰利與名質哉楊翁善葆其素如青蓮生泥不涅以汚亦有世禄横金曳緋曰此非我事猶予其宜綸巾褐袍燕坐清晝爐香縈前經卷在右是將從給孤參維摩追松喬而並壽者邪

鄒栢軒像贊

貌充而愉體胖而舒問奚則然神明内腴我登寧山想見之子幹譽貽謀良亦稱此世則道鄉時稱栢軒煒矣

丹青其亡若存

任芸軒像贊

元松鄉七葉孫喜讀書慕古人不自售終隐淪儼衣裳巍冠巾顏清揚宛如存問不對傷予神歲之暮雪霰繁尋碧芸繞空軒喟其歎述此文壬申冬至過内弟明善拜芸軒先生遺像追感疇昔不覺涕零敬為之賛先生諱志字孝忠生正統己巳而殁以正徳戊辰安貧樂善好成人之美皆今人所難能也

武城趙璡寫予六十歲容請留其稿為題三十

四字與之

傍觀道是自顧則疑我之知我孰與人知山林朝市麋鹿金緋歎予中者豈獨斯而已邪

有游方之外者持老子觀書圖乞予贊予方有所感援筆為書不覺其言之過也

鼕混元體虛無昇崑崙傻奚須文五千吾以蕪刓鉛砂熺鼎爐燎玄黃禮空虛本之迷支日敷教豈然泯則愚世橫流日下趨騰穢腥彌九區覿遺容企玄謨掊斗衡

焚瘞符穆淳風古之初雖弗中免淪汚誰從者其與俱

心君頌

心學之傳尚矣而尊之曰君則自荀卿氏始卿之言曰心者形之君也出令而無所受令者也考亭朱子稱其與孟子心官之論最切蓋君於天下無所不統内而羣工外而列牧各職其職而所以令之則在君心於一身亦無所不統耳目視聽手足操履各事其事而所以令之則在心故心有君之象焉端居静處思吾身自一息

之動以至於凡天下之故有不命於是而無悖者乎夫
頌者容也美盛德之形容也心君之德其可頌也已敢
再拜稽首揚厲而鋪張之其詞曰
於皇我君位絳宮兮高朗廓清洞虛中兮端拱默淵感
斯通兮坤輿茫茫天穹窿兮維氣與理磅礴充兮測其
包函君與之同兮義以為制仁其容兮禮降而卑知則
崇兮攬不盈掬放之無窮兮目以之明聽由聰兮曰聖
與狂命斯從兮昔在勳華惟敬恭兮四方為綱建茂庸

兮彼受與辛蝨賊內訌兮予耒小子稽昬蒙兮惟君之威嚴撿予躬兮疇曰不顯陽熖空兮孰云弗聞震豐隆兮拜稽揚言歌峻功兮期勤弗壞尚有終兮

天秩加冠訓詞

維我祖父以來世世積德我弗敢墜以有爾父克享天祿爾輩其承之玆維吉辰為爾冠躋汝于成人往迎爾相汝友子南實在賓位爾維勉之紹乃先德式爾子南孝于親友于兄弟克成令名以永多福無忝爾所生

新居上梁文

伏以百年吳下世稱萃德之家一日雲間共覩鼎新之業鄉邦助喜山水增輝共惟宅主可閒内翰先生天與高年神相多福早承遺善府君之訓直道而行晩帶瀛洲仙子之銜清風益振爰以園廬播殖之積出為子孫經遠之規因地拓基化湫隘而為爽塏相時舉事屏氛翳而納休祥首建層樓次新燕寢左嚴宗祏右肅賓寮門廡翼以前陳閨闥肅而内整樸不至陋將以侈乎上

恩文不過華用永明乎素志洎選名而立號咸崇德而象賢先知乃逸題觀稼於樓顏率由不忘施繼善於堂署中庭不以列歌舞別院惟以敘親賢作於今將傳於後聿暨逌心為其逸先處其勞庶無罪悔若乃山川之形勝盡乎冠蓋之登臨試聽歌謠乃見佳麗兒郎畢和畫棟齊升

抛梁東　樓閣園亭錦繡重下有碧流通鉅海春雷不日起潛龍

抛梁西　畫閣回處碧山低捲起朱簾望新月數竿脩
竹鳳毛齊
抛梁南　紅日融融淑景添明月壽筵歌七十宮袍五
綵映朱簾
抛梁北　翹首北辰裁只尺祥光先夕見中台兩兩明
珠挂簷額
抛梁上　元氣茫茫含萬象未論舉手摘星辰已覺胸
襟浩無障

抛梁下　正見平田事春稼窻間更有讀書聲何必箕裘慕王謝

伏願上梁之後門闌溢慶家室多宜賢子賢孫奕世之書香不斷肯堂肯構一方之輪奐常新

上梁文者稱美頌禱之詞合作梓人言猶詩之樂章自歌工而指主人也為自言者恐未安姑記以問達者

寳善堂上梁文

伏以承家有本惟尊祖而重宗居室有方戒欲速而盡美昔在先君之世嘗為貽後之謀蓋將由寢以及堂固已立名而正位幸兩歲之豐稔屬三吳之宴安黍稷重穋溢于原田松杉栢柟來自江漢乃以嘉平之吉日式完畫堵之遺規祖有善而孫實之非徒名也父所作而子述之庶永保焉咨爾兒郎聽予短頌

抛梁東　墻下荆花欲綻紅共說今年春更早山頭連日是東風

抛梁西　平田古木映踈籬于茅乗屋皆同日畫出邠風七月詩

抛梁南　祖林松栢翠毵毵下有短碑高四尺無窮世澤此中涵

抛梁北　矗矗樓臺映空碧鄉鄰多富復多賢正好相親莫相失

抛梁上　晴日薫人過挾纊愛人容物似冬曦題榜分明有先様

拋梁下　厚礎深基承壯架風雨不動鼠不侵秖要周防容無罅

伏願上梁之後男皆孝弟女悉柔良不侈不驕顧堂名為永監以似以續衍宗祀于無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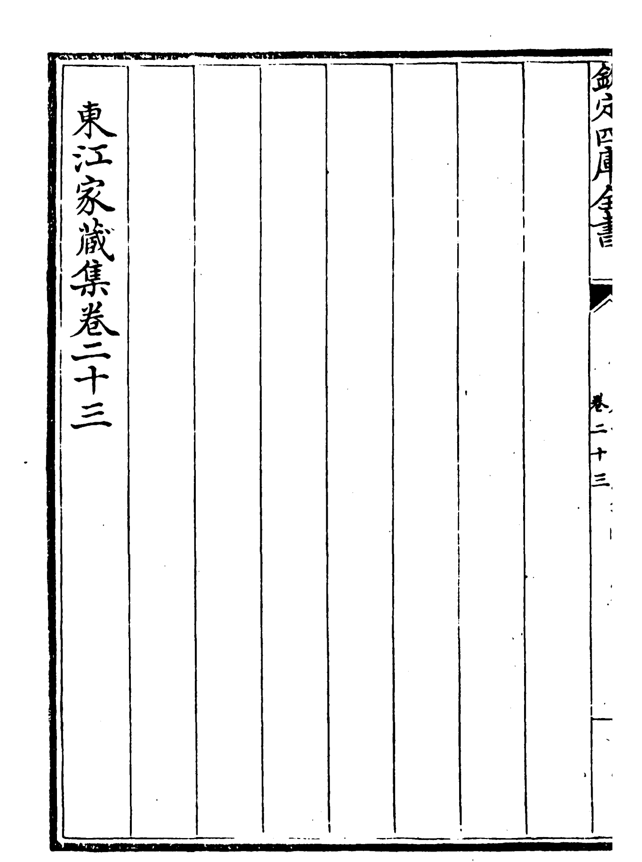
題超果寺重起西廊疏

超果寺自西隱受公化去寢以衰替西南廊屋頹廢者十餘間其南向三間先師友蘭張先生講授之地而清所侍學焉者也西隱之孫傑峯俊公以今年夏繼主寺

事謀興復之而予適家居乃以銀十兩授傑峯為倡期以落成之日即講堂舊址為友蘭書院以奉先生香火而延師其中以教鄉人子弟及寺之僧行如受公時蓋因傑峯之志而以致予之情固亦寺之舊觀也傑峯頗力甚大且將并法堂丈室而一新之有相厥成盍自兹始

竺乾東魯教則殊宗洄水辦香義均返本慨先師之始教屬兹剎之方隆四十年夜案晨燈恍如夙昔幾百武

迴廊邃館半入消沈每經瓦礫之區無限羹墻之感幸僕峯之繼席乃西隱之嫡孫肯構肯堂時推善述某邱某水昔也同游既尋盟並契于夙心抑起廢復兼乎義舉鸞迴虹繞外以嚴水月之居藻萸蘋羞內以妥友蘭之位一籌初展兩美具存人其人廬其廬是或一道爾爲爾我爲我各既乃心



東江家藏集卷二十三

東江家藏集卷二十四 中集二十

明 顧清 撰

北游稿

題跋二十四首

書耕織圖後

古今人物事見於圖畫者自名賢列女外非江湖之漁則山谷之樵仙夫釋子神鬼變化草木鳥獸之精英巍

乎其偉觀凛乎其高風瓌瑋譎恠可喜可愕之類至農夫蠶婦終歲勤動衝冒風雨早作夜卧生民之大命關焉不可一日而無者其功至勞而莫可形狀被原之禾眠簇之蠶雖飾以丹青形之絹素不如彼之入人目也故世雖工畫者不為而人乃有生食粱衣紈而足不履畎畆目不識機杼者其視民財不啻土芥因之以喪亡莫可勝數使有以樓氏此圖視之寧不亦少動其中哉吾觀天下事無益於生人而徒勤精力者多矣是圖蓋

世之所宜有者故識而藏之

書忍菴記後

忍君子之美德也古之大人任天下之重者未有不以是而濟而其立言亦未有以是而為非忍固君子之美德也然吾晦菴夫子之訓學者則曰人學耐事其弊將至於茍賤不廉晦菴非教人以躁戾者而其言若是何哉世道之降久矣直情徑行者誠不足以周一世之務而婞婀回互至於是非之莫辯美惡之不分則其害有

甚於彼者而不止於亂謀考亭之言所以救末流之失而非以異於古人也祭酒方石先生示所爲樂清章公忍菴記使綴一言惟先生所以發忍之義備矣清故僣以所聞於朱子者爲章公告而亦非敢以異於公也

書李恒齋松鶴圖詩後

是圖不著何人手筆而清淡簡逺决非俗工模擬形似者之所能其踈宕崛奇亦非世之媚骨豐肌俛首流俗者之所喜宜恒齋翁之獨愛之也翁題字後四十年從

其孫憲副惟正得觀之三復敬歎盖予所感不獨以其畫而已

書張節婦卷後

始予聞趙氏事心竦然異之既而以為疑又竊有私憂者非常之事難乎其始尤難乎其終也後三十年歸自詞垣而知郡劉侯方以朝旨舉旌門之制又自為四韻詩以歌之而士大夫皆屬和傳及于予於是向之所為私憂者釋然以解而知男子之剛腸不逮於斯人多矣

雖然趙之號繫于張為節婦婦者已嫁而成禮者之稱也不及其夫無所儷以為婦以為女則既逺其家禮官擬議之際必當有說而寡學淺識求其當而未能而又不敢茍為辯說以自處於不韙也是則終不能以無疑者乃為趙自言作五言詩一首附卷末而併記其說就諸公訂焉以告夫後之不幸而遭此者其詩曰

妾面君未識妾心君豈知君死妾獨存誰當知妾悲父母生我時願我有所歸生死向君家終我百歳期我非

慕共姜我非師伯姬自憐有此心不忍分兩岐皇天閔
婷弱回光照孤闈大字表貞節黄金鑄門楣我女諒匪
婦拜命慙恩私畨思摧裂初一死真如飴餘生已多祜
寧復知此為賢者有備責妾人無悔辭永抱一寸丹千
秋從是非

題葉言臣所藏小景

畫間題詩盛于元世前輩謂之一厄此卷用筆殊有吳
興父子間意惜當時無以此紙連其上者覽之歎息因

誌其所聞如此

題朱天叙所藏芳洲隨筆稿後

是卷所錄多宋錢塘以後事用啓劄紙背書映日視之其字畫歷歷可見朱君言嘗見其籤題曰芳洲隨筆而失之葢初稿也先朝文獻簡冊所不載者時有徵焉所記估到韓太師堂前物件必是佹冑佹冑不足言也以晚宋區區一隅而其臣之富至此國烏得而不亡此尤足以為世戒也

書劉文瑞所藏俟東樵詩卷後

東樵此卷皆挂冠後居鄉之作病風後所書故其詞道田野間事居多而字畫顫掉有類乎掣肘者然楚騷一篇與賦歸卧病效韋柳諸家之作幾遂逼真而點畫之間精神風采猶可想見其平生者如斯人得早有知者陶鎔之使執筆侍天子左右不然典司禮樂從容論議於廟堂則其所發豈若是而已哉嗚呼此士所以多不幸也正德紀元二月七日後學顧清在吳江舟中秉燭

書

書浣花草堂圖

非嚴鄭公輩不能成此堂非浣花溪不足寘此堂非少陵居之後世不知有此堂雖然曲江不去林甫不相則如公者將從容青瑣而息偃乎城南亦無自而居此堂也丹青千古其殆有數存乎

書太白廬山觀瀑圖

如此江山如此人物宇宙間亦不多會遇吾恨不得撰

杖屨往參乎其間果然春洲能為點筆否春洲蔣藻文藻之別號二圖皆其筆也嘉興人

書劉文瑞追遠卷後

讀顧弘先生追遠記及東樵俟先生德弘高先生題序信劉氏世德之長而文瑞之能繼也故家遺族日就衰替若是者豈易得哉丙寅十二月同文瑞過吳門觀于崑山舟中敬題其後德弘之文實予書今十五年而顧弘東樵皆下世不復可見矣執筆臨卷為之慨然

書錦溪茅屋記後

弘治戊申夏六月予為古松曹先生作此記後四年壬子及先生從孫宗孝舉于鄉又四年丙辰宗孝擢進士為沙縣令名拜南臺御史今上即位以言事去官歸錦溪先生老無子盡以其家書付宗孝而記在焉宗孝録本寄予屬為重書而文字頗經點竄與初異為檢舊草書之如此予往聞宗孝言魏公之後衣纓不絶者十二世其後遂隐于農今又十二世矣既而宗孝果顯用是

推之知方來之未艾也山川草木得人而名而言亦因人以不朽然則子之文由先生而歸宗孝獨非幸歟正德戊辰十一月望日識

書南齋十詠卷後（蠹簡破琴獘硯禿筆故紙之類）

凡物以用而獘以久而故孔子讀易至於韋編三絶管寧坐榻當膝處皆穿牙籤萬卷新若未觸或者以為譏也南齋十詠詩惟初反始有剪魚蓍簪之意焉先生德業之成其有自來矣丹青琴劒亦聊以寄興焉耳學先

生者要當以此意求之

題衛河停櫂卷

木齋先生阻風衛水時屈指今七年江湖日遐山林日深南北舟航不知又幾風雨矣陳都閫汝玉出此卷覽之悵然

書陳汝玉所藏東山草堂賦後卷首題曰臨文懷德

東山先生在位日留意人材所蒐獵而貯儲之者甚博汝玉其一人也故有涯翁詞翰之贈潢池沄沄矣兵末

息君懐東山將不在斯時乎

書為政善惡報應録後

是録葉氏始刻于元之延祐其後不知何時傳刻于姑蘇弘治間御史劉君宗敬為補其殘闕今十九年矣吾松守内江谕侯近以事至蘇得之始翻刻之郡齋屬予敘其意曰吾將以自警且以警才質之巳若者古之君子非以有福報而為善亦非以有禍報而不為不善禍福報應為中人以下者言也而侯惓惓若是誠以身為

教自貶以律人者歟中世以來士大夫以儒術為致身之具而其臨政各自以其意行之其間訹于榮名惕於刑禍蓋有明知其善而畏不敢為明知其不善而黽勉為之者至於反道而敗德違經而戾教則曰時當然也非書生之所知而其卒也為天下僇快意於一時不足以償終身之辱閭閻之烜赫適以為門戶之羞此其禍福豈待鬼神者較計予奪於冥冥而始為報應哉夫一指蔽目雖泰山在前而不見勇於進者至以溝壑為坦

途方其沈酣浸漬於利欲之波而不自知其身之將溺一旦得是書而觀之譬則醜惡之人平時侈然自以為姣好而忽立於明鏡之前有不掩目而内愧者愧則悔悔則思改焉而惡可以善禍可以福矣然則是書也雖不為古之君子與若俟者設而亦豈可少哉輪迴變幻之說學者疑焉而吾固謂其為中人以下者言也俟名時字子乾弘治丙辰進士以御史出牧廉慎豈弟善政伊始後將有傳其事以為是編續者敬書此以觀厥成

題匏菴墨蹟卷後

予獲從匏翁游最久所欽服而景仰者不止文詞翰藻間故得之少而今欲爲之伸紙和墨一覩其點染不可得矣覽伯明所藏不忍去手盖留之書室者累月而後乃歸之正德乙亥六月一日後學顧清敬書

書禮部尚書沈公哀輓册後

吾淞上海素號多鉅家又多連姻帝室門閥華耀相望一時然其致位通顯榮哀始終則皆莫若故禮部侍郎

贈尚書守菴沈公之配者公之夫人太保昌國張公之女弟而仁壽皇太后之姑也而公早以明經取鄉薦高第及張公遭際公馳聲太學有年而銓次當得官久矣孝皇深知之擢授銀臺經歷四遷長臺政遂貳春卿班于九列幾二十年蓋本以才能自奮非其他姻婭一於憑附者比也以是士大夫皆重之其卒也咸悼惜之賦詩哀輓累為鉅冊而予從其子抑之大理得觀焉抑之謂予不可無言也予初入京師以鄉後進辱公知待異

於諸人公之告終予方以憂歸弔奠皆弗及中恒缺如獨於文字猶可自致誠有如抑之之言者而公之系行功業諸名公之述具之此詩之首少師長沙李公又序之無容贅矣姑即其左方系之數語盖將以畢予平生之意而非以是爲足以重公也抑之開爽明敏以法官掌文翰綽有能聲戚畹之英未能或之先者然則尚書公之盛又豈直掩其鄉人而已也

題姜壎所藏諸公手簡

右西涯東山方石三先生與姜貞菴太守往還書札共十紙東山最多方石止一簡四公皆後甲申榜人也予不識貞菴而及見東山與方石貞菴從子太學壎出卷求題時涯翁尚無恙予謙退未遑而翁即世矣嗚呼今安得復見斯人哉涯翁首簡所謂此心不死故吾猶存朞不終負者凜凜乎歲寒氷雪之意東山再起後一帖於貞菴之勇退蓋羨慕欣欣焉至以為賢不肖相去遠甚此豈尋常時世交以利祿聲名相煦沫者至其叙致

稱謂質厚古雅亦非若今人之過情也覽之起敬太學其善實之

簡中自稱皆曰友生稱貞菴曰太守所謂侍生老先生者皆無之盖友本平交今人乃以施之晚進在同輩則以為傲矣

書張長史草書後

濯濯烟條拂地垂城邉樓畔結春思請君細看風流意未減靈和殿裏時

右唐張長史旭草書二十八字石田翁定以為真跡水村太宰偶忘靈和是江左宋殿猶以為疑予為舉張緒當年事乃釋然因請識其說二十年前見懷素自敘帖近又見長史春草帖今復觀此信生平之奇觀也第二行末字頗磨滅詩不見唐集而聲調與春草篇同水村謂其自書所作予亦以為然

書房杜小像

右唐房杜二公遺像正德戊辰觀于許太史廷綸家時

逆瑾竊政先生已謫官草草一過目而別丁丑起君丞尚寶未幾乞致仕予訪於魯山僧舍因獲諦觀房貌清聳疏髯而長身杜豐厚渥澤鬚短而叢秀皆花趺卷雲冠象簡青團領衫玉帶佩刀烏履杜像仍佩紛帨冠皆有璪其狀如進徳衫制殊短窄頸見領上如無裏衣殆不可曉房始封邢更魏徙梁薨贈太尉并州都督而頌稱元王杜封蔡國而頌曰梁公其曰翦鯨建業截豕荆襄又類李孝恭事是皆有可疑者豈裝潢翦綴時誤易

之邪然繪事精甚深潤欲不見采色絹素雖斷裂而神氣郁然對之如生決知非臨模物也昔賢謂牢相須皐夔稷契其次亦必房杜姚宋夫皐夔遠矣如二公者逢時休明垂光流形照暎千古為世寶重庶幾見之亦豈非人之幸哉撫几涉筆為之三歎先生歸矣亦將有感於斯夫

書王元徵小篆道德經後 名翼京口人號良常山採芝者經為維揚殷彥昇書

予舊有朱舍人孟辨篆書昌黎廟碑一通西涯文正公見之以為極難得謂其字小而精古勁無塵俗氣也觀凝齋少宰所示元徽道德經字徑不半寸盖又難於孟辨矣昔程先生作字時甚敬謂非欲字好只此是學若此書豈躁心浮氣者所能為哉卷末題字皆清妙如文生徵明者尤足見後來之有人也正德戊寅三月辛酉

書文山真跡後

文山此帖出顛沛倉卒中初豈意於傳世而數百載之

下爭先快覩恐弗及焉當其時蓋有詞翰妙古今流傳貴重而論其世不能無訾惜者嗟乎人豈可以無與立哉水村太宰出此相與撫玩歎息敬書其後

書舊藏廣韻後

清初入鄉校時先祖遺善府君授以玉篇及廣韻共四冊曰此汝伯祖文用翁得之外氏姜先生其初買之蘇州價用穀一石布二疋人舟往返之費不與焉當時得書之難如此小子識之清時猶未曉畨切自得此考尋

偏傍追逐韻脚以意度為某字間復暗合從是漸能識字又有古文珍寶一冊得之外祖母馬孺人時家無他書朝夕諷詠遂漸曉聲律以至能屬句嘗以此三書得之最早蒙稚之開發最多既長恒謹藏之不敢忘所自也弘治壬子得舉上春官念家無度閣并他書託之友人異日歸亡失幾半三書惟廣韻獨存而餘不可得矣正德己卯理書篋見其殘壞惕然於中亟命工裝褾闕者補之盡脫者寫而足之既成披玩愛惜若趙璧之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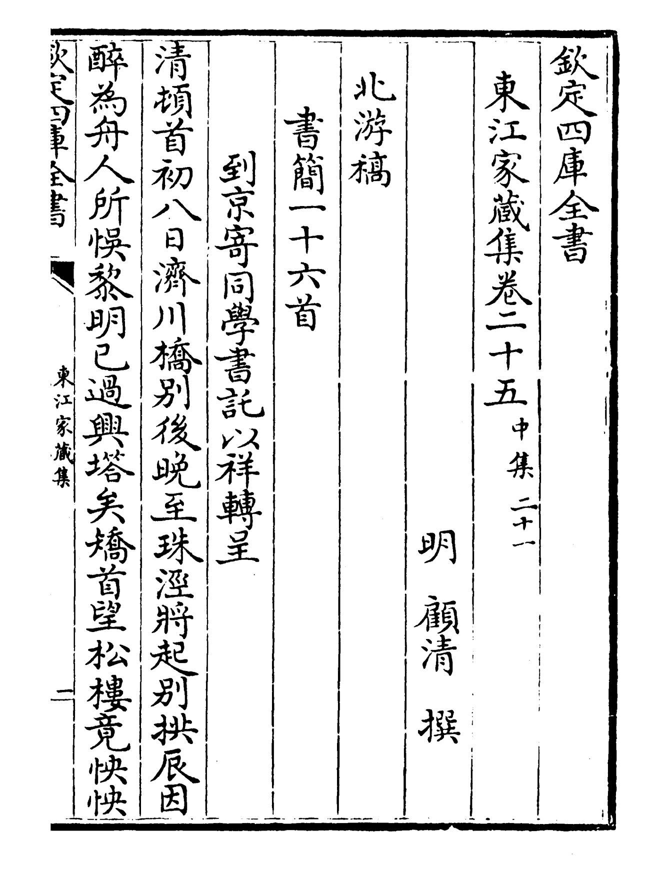
還楚弓之重獲也嗟乎自予得此書已五十餘年先祖存爲百十有一歲計此書在吾家將百年在姜氏不知幾何年矣乃今幸不失墜流傳吾子孫又不知當幾何年而其因是而有得敬護而寶藏能如吾之今日否也昔蘇文忠記李氏藏書謂古人欲讀而無書而歎今人有書而不讀自清入仕以來家之載籍雖不能多視此已無慮百倍而衰懶因循亦不能偏觀也前魚故歛葢於兹重有感云用即副褾書其故以自警而因以示吾

後人是歲中秋後二日孫男清書於禮部後堂之南齋

書蛾術藁後

蛾術藁一冊嚴陵邵復孺著高生進之修府志時出以見示遂留予所槀皆君手筆用竹紙書久而斷裂為加托褾作二冊藏之君字畫閑雅有晉唐人風度中兩私印亦清古可愛每卷首皆題歲月後之君子覽之亦將有哀其志者云

東江家藏集卷二十四



東江家藏集卷二十五 中集 二十一

明 顧清 撰

北游稿

書簡一十六首

到京寄同學書託以祥轉呈

清頓首初八日濟川橋别後晚至珠涇將起别拱辰因醉為舟人所悞黎明已過興塔矣橋首望松樓竟怏怏

而去泊姑蘇濟瓜步曽有書寄列位并愛蘇先生不知達否維揚乃一大都會朱簾十里昔人之言真不我誣自此而北垂楊夾岸猶可想見煬帝南遊之勝而恭褰陳公經營之績於是為偉矣歷盂城寳應抵淮陰艤舟漂母祠下思見所謂長大帶劍釣於城下者而不可得而又以為際此承平雖得此人亦無所用之慷慨徘徊久之然後得去絶淮而上乃見所聞吕梁徐州二洪者兩山巽岸汴泗諸水自彭城北合流而南出其間振於

石不得肆霆驅電掣奔騰洶湧之勢尤有奇於金山之下者惜不得與以祥共觀爲歎耳過此以北舍舟而車戲馬歌風二臺南北相望興亡仁暴之跡往往父老猶能言之宿濟寧經汶上費公所欲逃季孫之地孤城寂然下臨迥野東平而上赤地彌目風景蕭然直抵恩縣望德州居民始覺有生意而景獻河間上下乘風塵以禦人於薄暮者尤多車行二千里頓撼風沙之外又有卒然不虞之想因思生長東南習慣優逸此來忝預計

偕兼值和暖猶且不堪若緣徭役轉輸或值患難無車馬以代步無僮僕以給使令窮寒沍陰風霰交集其爲淒凉何可言也又見緣途人家子弟未出十四五者往往驅逐驢騾奔走道路或拾不潔眉目亦不甚惡間有教童子者所習雖百家姓亦手寫而讀之如此雖有美質欲成就難矣南方書籍汗牛充棟鮮衣美食淨几明窻父兄師友優養期待視彼何如而前此皆悠悠度日莫肯奮勵不因此行孰知一向之慚愧邪昔太史公周

遊海内覽觀山川形勝古今遺蹟而後文章益大肆僕此來乃併於人事而有感焉敢悉以告我同志互相策勵以無負天之所以厚我之意而睽離契闊之私固有不足言者若其言之借易則韋體其出於一念之真而不加誚焉僕不勝惓惓千里至囑教童子者平原鄭伯通

與友人借書書

某聞天下之物有可以與人共者有不可以與人共者有可以與人而取之隨盡用之隨竭者有可以與人而

取之未嘗盡用之未嘗竭者離朱之於目師曠之於耳子都之於色蓋天實賦之雖其所親愛不可得而與之也非惟不能與亦不可得而受也輿馬衣服貨財可以與人矣而其藏有限其用有窮夫人而皆惜之不可得而與人人固絶意於求之矣可以與人而易盡且窮則彼固靳焉而吾亦難以為辭故夫取之而不窮用之而不竭而可以與人者惟書然也天地間造化之精蘊唐虞三代之治功孔子孟軻門人弟子之所問答見於經

著於四書荀揚之論述賈董之敷對遷固之史韓柳李杜之詩文濂洛關閩諸大儒明道闡教佐佑六經之作如衣之於寒如食之充腹如燈燭之於瞑途聾者以之聰瞽者以之明誠天下之至寳也然自有是物以來授之者凡幾人受之者凡幾輩其得而設施運用建勲業而著聲名者不知其幾而其説至今存也故與之者可以無吝容求之者可以無難色足下其明乎此則某有大願於左右矣某不佞少嘗好學而陋於見聞閭人有

古書必百方求之不少置人見其然也亦多應之凡今所竊知大半非家之有其聞而未識者固闕然也入京師則聞有君子者家多書而方竊第未及於政務欲稍假其副而讀之則又以交淺恐不察其所以來而斬焉蓋忸怩趦趄不敢進而請者累月既而喟曰以某之聚書如此而不知其可借與可以借人而無傷豈理也哉踵門有期先此道意足下其裁察之

天彜納幣禮書

某頓首潤菴親家執事某聞天下之勢有睽而難合君子之道有變而從宜執事所以待寒門其此謂矣始者以天之福令舅友松令弟以祥之德夤緣攀附遂締姻好屬兒子之從宦挈家累以徂征歲月倏以四周關河渺其千里問疎雙鯉方下情之闕如諾重萬金忽佳音之踐爾遂乃越常情於度外嗣好會于日邊俾小兒紓釋位之懷而愚孫遂有室之願禮緣義起諒作古以何嫌經以權行殆於今而始見惟遠道不難於迓玉顧陋

宗何幸於攀離折柳非遥儼仙舟之在望投桃不腆撫荆篚而赧顔爰有菲儀具陳别紙

慰吴子南書

清頓首不意變故令先君奄棄色養孝友之行忠厚之德深長之情博大之度一朝之頃遽失此人天道謂何足下既未甚更事罹此荼毒百憂萃身哀苦可知展讀來訃哽塞不已小女幸託德門不幸短命前此不敢作書恐傷老父母懷抱因循至今讀小弟太山之言泪下

如霞如何薄祐一至于此區區之心足下所知苟力所及終不以死生變故而易其初所望於足下者以繼述為重而不為徒哀務顯揚之大而不廢舊學篤姻睦之行使宗族起矜憫之情隆友于之恩使先人無身後之念此古人之所謂大孝而區區所深望於故人也

回劉太守書

清稽顙昨日令尹大人至以執事意致白金二鋌謂不肖情事未伸而使旌朝天恐不及撫奠于臨事執事之

情厚矣不肖之愚尚有說於此者凡執事之加意不肖者體孝子之心而以為親榮也不肖之望於執事意亦莫此為重也執事若悳顧先慈則荒廬之殯尚俟日而啓令令尹實臨而人不知以禮來不肖冒昧而受之無詞以白于先親是虛受賜也若執事未厭松民自天重臨而老親始即土執事如加禮焉而不肖不敢辭是重受賜也虛受之與重受皆於情有所不安用是未敢祇領而亦不敢却敢告藏人寓諸外府俟時至而禮頒焉

存歿光寵倍萬

上西涯書

清穡顙言八月初監生趙震入京適與讌大故倉卒訃聞旋屬南夫編修北上託奉固齒膏及粗布引敬近知尚以家事留連則猶未達左右也恭承代祀闕里荐有仁言惠及東夏還朝以來聖政日新皆承弼之益也田閭罕接人事如聞北敵結婚朶顏遼東獄情復此畨覆愚不知事良以為慮不知泰寧諸部

尚能不雷同否獄情得失實遠人觀聽嚮背之機伏計廟堂必有定論非區區之愚所及也舊學生吳周及其弟哲試春官謹令拜于座下許魯高中又執事喜也敢以為賀吳生謹良可與之言得賜容接為幸先祖墓表近方刻成謹奉上一本先妣誌文葬時屬與謙病借自叙述令亦附呈地遠無由質問蕪陋實多伏紙愧懼歲晝方寒惟順時調攝以福斯人幸甚

與喬白巖太常

清稽顙先親曩辱光莫重以哀章存歿感德誌文蓋石
幷先祖墓表額題咸藉華衮行次荒迷弗及面請尊銜
良以為愧今各奉上一本因布謝忱伏冀鑒宥

答邵二泉提學書

清稽顙姚生臣至辱手書慰問兼寄惠兩漢文鑑得見
所未聞於寡陋尤幸且敘述高古讀之歛衽西江之士
宜其望風而服也同學姚鵬程夫以歲貢授南安訓導
當受約束于執事敢附致謝忱姚君學行在鄉為第

一流人後生揩範真可以無愧者此固執事之所急也敢因以布聞惟不以為僭而加察焉幸甚

天秩納聘與李親家書

某聞葭有倚玉蘿實附松在古則云於今乃合恭惟憲侯隴西郡親家大人纓冕高門詩書令族而某也邱園素隐章布微宗仰而視之非吾偶也幸小男粗文字之知而雲路接扶揺之便以兹聲景遂託交親乃使愚孫獲配賢女此豈獨鄙人之慶幸也其在我先君實倚賴

之花燭有期玄黄不腆承之筐將之篚豈曰禮云始以友終以親幸而攀仰其諸指使恭俟教言

與陳東沂提學書

近湯溪葉簿行曽奉一書旋聞老兄及太夫人尊體違和尋已勿藥只尺不能馳一介殊愧故人耳清氏托庇如常近原復還倉卒為三兒了得姍事開歲北行若使旆出嘉禾或冀一見然未可必也原復送女後即行殊匆遽附書不盡所欲言

與王叔武

某頓首涯翁坐上一見不意遽行遂不及奉别罪過不可言使車不審以何時抵江右春風所被俊乂雲蒸山岳動揺不足言矣叔武在館時每自負作御史廵按當使地震秋榜生白謨以親老就龍南學諭輒附致區區叔嗚留卷索詩意欲作一長句叙舊游俗冗無況未能落筆當俟後便也羅司成遽爾去官可為太息未能作書相見致千萬意不宣

將發潞渚奉涯翁書

清初九日奉辭次早出城違遠經旬倚尊芘苟存視息先父仰託高文遂以不朽賜奠之章又親煩筆削寵飾踰限不肖父子何以得此於門下也河水漸融擬以丁祭後行無由再面謹具疏專人上謝前奉卷求書誌文過蒙俞允下情無厭欲及此躬受以歸敢附以請極知煩瀆臨書不勝皇恐伏惟矜宥萬感不次

與翁太守論水患書

清頓首知郡侍御大人執事近者旻天降殃霖雨為虐執事露香竭情為民請命已復闔門受訴許以陳聞耄倪在庭對之涕泣遠近聞者皆謂有君如此雖有災沴可以無虞不肖跧伏苫廬偶有所聞竊以為慮用是敢以布聞乙丑之歲郡中嘗潦比時巡撫魏公惑於憸言以為新主即阼宜薦祥瑞不宜告災郡守申文云爾凡有訴者皆斥之去洎事勢已迫方議奏陳知縣張岐力爭則已後時不蒙檢放是歲無徵之粮幾十三萬石均敷邑中怨咨之

聲溢于道路今日之水視乙丑且將數倍極其勢所損苗粮豈止十三萬石而已而道路流言有知天者謂數當豐穰水不為害鄉士夫曉星象者竊恐因此覬望逡巡不早為計復蹈往轍其害將有不可言者吳中之田以圍捍水方雨之甚表裏瀰漫數日以來淫潦漸降圍塍漸出除濱湖巨浸外尚有可救而貧民苦於渰沒扶携僦居救死不暇布賤米貴為生益艱有力之家憚惜事費彼此推倚無肯致力坐待暵乾水底之苗盡為薤茹矣區

區之愚欲望鑒前之失飛驛馳文亟以上報仍請於總司速加賑濟使得安存一面曉諭鄉胥及此稍晴速為區處有可措手督民併力假令撈土於田以補塍闕損一存五為利已多或有豪强沮撓具以名言明正其罰如此則朝廷之上事得早聞可以會計蠲邺之政得以時行田野之間災重者雖無如之何而稍輕者薄有所收猶足相補比之坐撫事機束手待斃得失較然比年民力執事所知加此災傷勢已極矣若陳請後時税額

不減復如往年則此茫然巨浸之中當徵數十萬石之粟雖有智者孰能為謀而亦豈仁人之所忍邪意追詞冗不知所裁伏冀鑒念幸萬

是歲革巡撫以御史督粮儲新任者山東蘇錫與知縣馮裕於前令陳祥勘定水災八分内減作六分一釐仍於熟田三分九厘正耗粮外畝加二斗以足其數率計正稅一石徵八石有奇明年水勢如舊放稅止及四分積壓追陪松之物力遂以大

耗云

與翁太守論加税書

某頓首昨日田間回始得本戸去歳納粮由帖内開成熟田十四畆山地十六畆餘應納本色平米十二石有竒細布一疋粗布一疋有半准平米二石五斗有竒除正税一石六斗二升外該加耗十二石九斗有竒以算法計之是正税一石而徵八石有竒從古及今未聞有此制也寒家去歳收成惟此一處總得米穀六石有竒

山間薪櫃畏虎不敢進捃拾狼藉不直數百錢雖盡以入官亦不足充此數也一家如此當合境皆然縱令歳值豐穰如此徵斂且決不可況今日之災百年以來所未有者乎竭澤而漁令雖得魚明年無魚焚原而狩令雖得獸明年無獸執事者之為此徒以網運不可闕部符不可違𥘉計目前規免罪責而已不知紙上裁桑實必不可得也何也自去冬以來民之死而徙者幾半矣其存而未去者丐貸種食田猶未盡耕也此令一出將

傻委而去之誰與出此物乎縱令別有繆巧神運鬼輸
舊税縱無闕矣田之棄者新税將誰出乎竭澤焚原魚
獸未必得也而絶將來之源執事者縱不為斯民計獨
不為國家後日計乎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癢痾疾
痛當以實言供奉使令當量其力若畏君父之威而隐
忍含糊力所不堪理所不可一意順承迫取于下民力
既竭何所不為一旦君父赫然覺悟曰爾何不以實告
而戕吾民使至此極將何所逃罪乎某閒散迂疎未嘗

敢預外事然畏天命而悲人窮此心固耿耿也嘗忝朝行官禁從國家之故亦頗聞之誠不忍當此百年未有之凶荒而行自古所無之重斂恐民窮事迫上貽君父之憂而執事者亦未得安便故冒昧一言綱運通融文褁以來具有故事去歲由帖令方給行轉移斡旋應未為晚猶兾有少及於萬一也不具

與陳太守論水後加稅書

某頓首某聞前車覆者後車戒衆人談虎而嘗傷者改

容經事之人宜乎其慮之深也去歲之災前車未遠闔郡四境皆傷虎之人也今水勢如此而雨不止後車之覆且復不難而虎又負嵎矣而諸人曾不加意愚民無統率彼此推倚莫肯致力間又從而沮之此去歲所以貽今日之憂者而今復然是見車之覆而不戒已傷於虎而又不為之備也流離殍死豈可一歸之天哉某昨往田間見四郊漫白歸而憂歎中夜起坐早起約量水勢比去歲小尺餘各鄉圍塍闘亦粗整三年之艾及此

猶可以儲欲望嚴飭鄉胥督民併力速為車救水既未甚足可施功一稔之期猶庶有及若坐視瀰漫復蹈往轍則未論小民吾輩亦未知所稅駕也而聞兩日邑中復議加稅供申具結鄉里紛然稅豈可復加殆空費紙筆耳若此水不止將來正稅且不可期而況復加也區區之愚常以謂臣之事君猶子事父母癢痾疾痛當以實言供奉使令當量其力若畏怯順承力所不堪理所不可一意承迎併取于下而實無以供鞭笞日煩簿帳

空積亦非所以為忠孝也欲望明諭所司暫停所謂加税二字而移其日力以救目前之災若秋稼有成舊欠猶可追補不然則前壓後催有載胥及溺而已此乃所以寛在位者他日之憂而非直以為民也某閑散迂疎未嘗敢預外事誠迫于憂患冒昧一言亦恃從來有一日之雅而前辱貴臨又親承下問必將不以為罪而或有取焉耳或者高明洞察事已施行則某之空言便從倚閣亦所願也不具

去歲熟田三分九釐正耗粮外既畝加二斗矣至是議於二斗外更加一斗七升皆馮令以蘇意為之陳守初不知也書至大駭不信呼馮問之果然因得停止夫加者為不足也既可以止則非不足而加矣然則彼將何為哉

又論寛卹書

比日聞有德音歴年逋欠俱暫停止俟豐熟帶徵聖恩甚渥而於國計亦未全虧獎鄉素無積欠惟去歲災傷

加派無徵之數乃豐年所未有者今水沴荐臻公私渺然未知所措遇此湛恩非惟民獲更生而列位執事大人亦少寬旦夕之憂矣此乃求之而不可得者況自至而反欲遮之如閘外議謂去秋之税不為歷年不得停止夫歷者自昔至今之辭也詔書以今夏降安得去歲不在其中此殆胥吏輩利於徵求倡為謬説而非奉宣德意者之本心且數年以來水旱相仍民力耗竭而在位之憂勞亦至矣如議者之云是上孤明主之恩而自

為煩累何異涸轍之魚見西江而不入也某日在田間目見疲瘵令雨止而水益增時蘇常以上皆水憂心如醉偶得此語輒以奉聞如其無之民之幸也不宣某頓首

言出馮令當時不忍斥云後徐訪之乃知是歲盡作有徵申部無拖欠之文故以此罔下自後荐更赦宥皆不蒙恩至今歲歲追償為胥吏囊槖無窮云丁丑六月一日記

東江家藏集卷二十五